

农村通俗文艺读物

第一次侦察

(故事)



故 事

第一次偵察

本 社 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4·長春

K256
6088

內 容 簡 介

这本书里收了十二篇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其中有描写群众冒生命危险，巧妙掩护八路军的《赵大娘》、《小梅》，有表现我军侦察员机智、勇敢，活捉敌特的《有眼不识泰山》，还有反映抗日联军打击日伪统治者的《夜闹山城》、《智歼邵本良》等。

这些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读了能激发我们的革命斗志。

故 事 第 一 次 偵 察 本社 編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统一书号：10091·511

印张：2 5/8 字数：40 千字

印数：1—53,000册

1964年5月第一版

1964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5)二角二分

目 次

老牛拉汽車·····	1
优待“皇軍”洗澡·····	8
第一次偵察·····	11
小梅·····	17
趙大娘·····	24
地瓜干·····	32
有眼不識泰山·····	36
靸鞋的故事·····	46
找楊司令·····	51
張振东義救伤員·····	59
夜闖山城鎖·····	67
智歼邵本良·····	77

老牛拉汽車

王 志 远

一九四三年秋天，八路軍攻打蒙阴城时，魯中四团五連埋伏在城西北的墩台附近的一个小土山上，准备阻击由新泰来的敌人增援部队。

中午就从蒙阴方面传来陣陣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可是五連等了四个多鐘头，还没見敌人的影子，連长有些不耐烦了，小声嘀咕着：

“我看敌人不能来了，咱們算白等一天啦。”就在这时，由北面隱約地传来“嘀嘀”的汽車声。

不久在公路上出現两輛飞驰的汽車，車后面揚起一股灰尘，借落日的余暉，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插在車上的膏药幌子（日本旗）。大家一看见汽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有人主张用手榴弹炸它，有人主张用枪打，最后連长决定依有利的地形，把汽車

放过来，只打車上的敌人，繳两輛完整的汽車。然后，連长又把三个排长叫过去，小声核計了一下。

轉眼之間，汽車已从山下慢慢向上爬了。連长一声令下，所有的枪都开火了。車上的鬼子遇到这突然猛烈地袭击，慌乱地跳下汽車，向山头冲来，想要搶占这唯一的制高点。敌人冲上山头时，可看到八路軍了。正在这时，二排由正西压过来，一排和三排从兩側往里一收縮，正好把敌人紧紧包围在光秃秃的土山上。起初，敌人还东冲西撞，想突出包围圈，但是到处都遇到五連强烈的火力阻击，手榴弹不断在敌群里爆炸，鬼子一批批被消灭掉。最后，敌人剩不多了，不得不退进山腰一座破旧的碉堡里，梦想挽救他們几条狗命。

五連的包围圈縮小了，但是敌人架在碉堡旁的一挺重机枪，却拚命地打着，使人无法靠近。三班副班长刘海棠从側面冲上去，看清了机枪的位置，扔过去一个手榴弹，机枪不响了；他趁这机会跑到敌人身旁，一刺刀收拾了机枪射手，夺下机枪。沒想到这时由碉堡里打出一枪，他負伤了。当战士們冲上来的时候，他又掙扎起来，要过战士手中的炸

药送了上去。一声巨响，碉堡飞上了天，残余的敌人也结束了他们的狗命。

战斗结束了，同志们围拢着汽车，都想看看战利品。由于天黑，很难看出汽车的全貌，有些没见过汽车的同志，用手摸摸这，敲敲那，甚至想一下弄懂这个铁家伙为什么会跑。

第二天，同志们收集了缴获的武器、弹药，又集拢到汽车旁，仔细端详着这两个铁家伙。几个小同志淘气地爬上车头，小王还装着鬼子“叽哩哇啦”地翻起自己编的洋话，逗得大伙笑个不停，声音震动着山谷。这时副指导员走过来了，小王大声地嚷起来：

“副指导员，你看鬼子这个‘铁牯牛’都叫我骑上了。”副指导员笑着问他一句：“你为什么管它叫铁牯牛呢？”

“这家伙哐哐叫唤不和咱们的牯牛一样吗！”他这一解释不要紧，惹得同志们又哈哈大笑一阵，有些人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小王，你再给它编个快板吧！”随后，你一言我一语也喊起来了：“对！小王编一个吧！”小王想了一下，就顺口

数道：

铁牯牛四条腿儿，
载着七八十个日本鬼儿，
一下送进咱们的口袋嘴儿，
八路军，大包围，
打死所有的日本鬼儿。
蒙阴城的敌人没援兵，
急的跳脚干咧嘴儿。
看起来它真不如咱们的两条腿。

说到这里，他又俏皮地指指汽车，同志们禁不住地鼓起掌来。忽然，人群里有人提议，请战斗勇敢的同志上车。副指导员马上表示同意，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刘海棠第一个上车。他一听大家让他先上车，就想悄悄溜走，还没等挤出人群，早被几个同志抓住，连拥带推地拽到前面。他还想挣脱，早被同志们抬起送到车上。原先爬到车上的几个小同志，早红着脸溜下来了。刘海棠站在车上，脸红得象个熟了的苹果，向挤在车旁的同志央求说：“哎，让我下去吧！车开了把我拉跑了怎么办哪？”三班长一边拦着他，一边开玩笑地说：“跑了，你再到日本兵营抓

他两个活的！”

大家正說笑的时候，連长悄悄地走来了。他站在大家后面，全神貫注地望着汽車。副指導員一回頭正和他的眼光相遇，隨口問道：“老趙，警戒布置好了嗎？”

他滿有把握地回答說：“好啦！你們放心看吧！保險沒問題，這不是過去，打下汽車放火燒了就跑，連看都不敢多看的时候了！”

附近的老鄉們，聽說八路軍打了大勝仗，繳獲了鬼子的汽車，也就趕來看熱鬧。連老大爺，老大娘，也來看八路軍新繳獲的“鉄牯牛”。汽車被圍得水泄不通，小孩子們在人群中擠來擠去，總想把兩個車都看到。戰士們都自動地讓開了，只有小王被圍在當中。他自動地當解說員，從怎樣打響的直到劉海棠上車的事，一點也不漏地都講了。有些民兵隊的小伙子，總覺得不過癮，追根問底的緊打聽。有人問：“汽車跑的那麼快，不用地雷能行嗎？”

“用地雷干什么，用地雷咱不是得不着好汽車了嗎？”

“你們用什么方法打的呀？”

“这很简单，咱们有那么多的神枪手，指哪打哪，专打車上的鬼子不打車，鬼子死了，車就归咱們了唄！”

不知不觉快晌午了。战士們只吃了点随身带的干粮，还不觉得餓，仍旧夹杂在人群里欣賞自己亲手夺来的汽車。这时前方传来蒙阴城被打下来的消息。有些人快活得象小孩子似的拍手大笑。有人說：“这可真是双喜临门，繳获了汽車，又打下了蒙阴。”有人說：“这回可得把汽車开到蒙阴去展覽展覽。”老乡們也乐得合不上嘴了。一个老大爷拉着副指导員的手說：“同志，可得好好慰劳慰劳你們。”他連忙說：“謝謝你，老大爷，咱們打鬼子是應該的，用不着慰劳。”連里的战士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有几个工人出身的，过去也沒开过汽車。这可怎么办呢？連里几个领导核計了一下，誰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决定請示一下，看营里能不能帮着想个办法。

营部离这里不远，派个通信員去送信，不一会教导員就和通信員一起来了。还带来了团里的决定，也是叫想法把車弄到蒙阴城去。可是，营里也沒有

汽車司機，臨時從別處抽調又不可能，大家都為這事發愁了，有人說：“實在沒辦法，我們推也把它推到蒙陰城去，一定讓大家都看一看這個‘鉄牯牛’”有人說：“用牛拉不行嗎？”教導員說：“不行，那樣要影響老鄉的生產，最好想想別的法子……。”還沒等教導員說完，看熱鬧的老鄉就開言了：“行！我們庄有牛，拉一趟不能耽誤生產。”有的人搶着說：“我家牛壯力氣大，我馬上就給你們拉來。”老鄉們不由教導員分說，紛紛跑回去拉牛。一會工夫幾十條大牛被拉到公路上。經過仔細挑選，留下十五條牛，有的老鄉見自己的牛沒被選上，還主動地提出要求作預備。經過再三解釋才把這些老鄉攔阻住。

在老鄉的幫助下，大家七手八腳地拴好牛套。連里指派兩個班去護送。汽車慢慢向前移動了。教導員跟在後面，意味深長地說：“這玩藝今後少不了，必須學會擺弄它才行啊！”

优待“皇軍”洗澡

張道杰

要講熱鬧的可不多，要是你們愛聽，那我就講一段一九四四年中秋節前优待“皇軍”洗澡的故事吧。

說起來話兒長咧，抗日戰爭那幾年有個特點，逢年過節，日本鬼子准出來掃蕩。

那年舊曆八月十四，鬼子又出來掃蕩了。咱們部隊在半夜接到信，大家就急忙從炕上爬起來，收拾妥當，天還沒亮就出發了。

這一回鬧的还挺厲害哩。鬼子加偽軍一共來了兩千多人。順着草溝、葛莊，向根據地摸來。戰士們為了叫根據地老鄉們太太平平過個八月節，就迎着敵人埋伏在葛莊北山上了。要說北山，山雖然不高，可比一般山好，山上樹不多，可都是些蓋房

子用的好材料。一到春天，你看吧！滿山遍野大朵大朵的紅花，簡直比花園還漂亮。山下有一條公路，還有條大河叫沂水，要上山就得趟過河去。

那天部隊到北山剛埋伏好，偵察員就回來了。據他們報告鬼子大隊就要到了。

不一會，公路遠處揚起了灰塵。鬼子大隊搖搖晃晃從北面走來了，膏藥幌子（日本旗）被風吹的亂搖亂擺，這時連長悄悄地告訴大家準備戰鬥，可是卻不讓開槍。這家伙可把大伙急壞了，有的人憋不住了爬到連長身邊直說：

“連長！敵人就在眼皮底下，快下命令開槍吧！”

連長親切地笑着說：

“等着瞧吧，咱們請‘皇軍’洗個澡！”

這時鬼子前頭部隊已經準備過河了，眼看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可是連長就是不下命令開槍，連埋伏在公路那邊的同志也不開槍。你們猜是怎么回事？原來是誠心請“皇軍”洗澡哇！

鬼子下河了。平靜的河水被濺起雪白的浪花。鬼子兵一個個穿着褲衩，沒腰深的水他們只得托着

枪高高地举起双手。鬼子先头部队过来了。这时，埋伏在公路那边的部队开火了，鬼子留下伪军抵抗，其他的都纷纷跳下河来，打算占领北山制高点。正当大部分鬼子走到河中央时，连长喊了一声“打呀！”机枪、步枪就一齐打开了。

鬼子被压在河里。两面挨打进退两难，死的死伤的伤，有的想拿枪，裤子掉了，有的干脆扔了枪跑回对岸逃命，就象野鸭子飞到了开水锅里一样挣扎着。河滩上躺满了死尸，活着的鬼子逃回对岸，集结在一起，毫无隐蔽地盲目射击着。战斗继续了十几分钟，鬼子从原路逃走了。许多鬼子只穿着裤衩和上衣。可是沂水河面上漂起了无数的裤子、帽子，还夹杂着尸体向东流去。

优待“皇军”洗的这次澡，弄得有一个大队的鬼子送了命。在河边打扫战场的时候，小武还编了一个快板：

日本鬼子真出奇，
沂水当做澡塘洗，
卫生讲的满不错，
可龙王把他找了去。

第一次偵察

王家瑞

現在在我們偵察隊里，一提起大老王沒有一個不豎起大拇指的。都說他裝啥像啥，真是個好偵察員。你們願意聽他的偵察故事，那我就給你們講講他第一次偵察吧！

那是一九四三年秋天，是他改行當偵察員的第七天，隊長把他叫去了。進門剛一敬禮，隊長就說：“鬼子在冷家村鬧的不像話了，我們支隊準備和膠東武工隊在一起把它拔掉……。”接着又告訴他，讓他化裝當兒子，當時他想裝啥都沒關係，當兒子就当唄，誰讓俺長的小了呢！可怎麼第一次去偵察就給不認識的武工隊當兒子，心裡總覺着不是滋味。可巧這時從門外走進來個老头，他便問：“老大爺，你找誰？”老头對他說：“我來找兒子。”這時隊長開腔

了：“老刘你来了，这就是你的儿子！”老王吃惊地往前走了一步，老头可笑着迎了上来，还打趣地说：

“小伙计，你未来的朋友——胶东武工队侦察班长刘印。”说着就把手枪递给他了，老王一边握着他那大手一边想着，说话声也不像老头哇！

那天晚上他俩就睡在一起了，老刘又给他讲了些路上应该注意的事情，规定了几种暗号，他都细心地记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鸡刚叫完二遍，老刘就把他叫醒了，还给他打扮一下，也不知从哪儿借来的破夹褂子，套到他身上还正合身，腰里扎了条破带子，老刘还是穿着一身补丁落补丁的破衣裳，再配上那满脸连鬓胡子，一点也看不出是个三十来岁的人，打扮完他俩胡乱地吃了点饼子，就上路了。

这天正逢集日，道上仨一伙俩一帮，到冷家村去赶集的人还不少。一路上老刘沉着得很，上路不到十分钟，就和同路的一个老大爷唠上了，亲热的就像自家人一样，可他呢？心里直跳，说害怕吧，不是；不害怕吧，心里直跳，反正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走走脚步就慢下来了，老刘一看他落在后面，

以为他走不动了呢，就唉声叹气地说：“累了吧！俺说不带你来，你偏要来……”接着他又心疼似的对那个老头说：“他二大爷你看俺家这个老小子，就是任性子。”于是旁边的老大爷也答了一句：“孩子嘛！和我家二小子一样。”老王没说啥心里可想，那才不一样呢！想到这里他还撒娇地回答了一句：“二爷，我不累快走吧！”连蹦带跳地挎着小筐，抢到前边去了。

连说带笑走的挺快，天刚蒙蒙亮，他们就走到了冷家村，村头站着两个白狗子，检查来往行人，老刘怕他露了马脚，就大声吆喝着：“不是这痛就是那痒，下次我再也不带你来了。”于是老王假意的哭丧着脸连声嚷：“不嘛，我要来！”这时过来一个白狗子不耐烦地骂了起来：“他妈的吵什么？”

“老总，你看这孩子就是淘气。”老刘接着打他一下子，笑着回答。

“别穷扯啦！你这个老东西。”说着一个白狗子上来摸摸老刘的錢搭子。

“老总，这瓶子是油瓶子，打点豆油，这个瓶子，也是油瓶子，打点苏油点灯，这个瓶子……。”